

【第十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首獎】

散文作品名稱：〈結婚座〉

作者：楊隸亞

我的辦公桌，是一組長形的雙人座位，與其說書桌，卻更像火車、客運、地鐵的運作形態，凡是坐在隔壁的同事，短至三個月，長達兩年，都在中途紛紛拉起響鈴，靠站下車，離職或結婚去了。她們的打卡出勤表最終成為一張單向車票，毫不留戀地棄置在公司的紙類回收桶。

會計小姐叫這個位置「結婚座」，每有新人報到，便阿姑講史般敘述歷代順利出嫁的女員工，接著喊出自以為得意的口號：「下一站，幸福！」

蘋果是此刻坐在我隔壁的新人，說起來也約莫有半年左右的時間，細心的態度讓她相當順利地通過試用期和考核期；而她的臉頰，不知為何總是無時無刻散放粉紅色調的光采。

我和蘋果常共度午餐時間，公司附近有家餐館叫紅樓，裡面卻一個女性員工也沒有，清一色穿著背心汗衫的年輕男子們端送小菜和湯碗，挺著大肚臍的老闆從廚房走出來，光禿頭頂，虎熊之類的動物腰背，他揮舞菜刀，用粗糙低沉的嗓音叫我們自己找座位，蘋果抖著手推動木頭椅子，而我站在門邊踟躕不肯入座，暗自以為這家店是否遭到強盜搶劫。

幾次，我想起店名和員工的不協調感而噗哧發笑，蘋果問我笑的原因，我表示紅樓裡面至少該有林黛玉那樣一臉素淨的老闆娘吧，她聽了以後說我思想太落後，紅樓為什麼一定要配女員工呢？也有可能是小三薛寶釵捲款潛逃，老闆娘離家出走，導致賈寶玉頹喪發福、無聊度日，最終移情轉性，搖身一變成為專門招攬猛男的中年歐吉桑。

80 後出生的蘋果，短短五分鐘內改寫了我母親、母親的母親那一代視為經典的愛情故事。

我們還為小三究竟是寶釵還是黛玉爭論整個下午，她認為第三者的真正定義是在感情關係中不被愛的那一個，被排除在愛情的範圍之外，即是小三。她定格於空中的雙手，妖魅地指點戀愛迷津，而我隱約覺得和蘋果共事，似乎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小型公司的員工旅遊，從來沒有跨出台灣的地圖，遊覽車的四個輪子在島嶼上到處爬行，穿越幾個名稱陌生的收費站，夏季墾丁，冬季太魯閣，始終抵達不了姊妹們

口中的理想聖地；有些城市的氣氛太過羅曼蒂克，並不適合和同事一齊前往，她們內心倒也十分明白。

旅行中的夜晚，總有一段奇異的時刻，坐在光亮熱烈的營火旁邊，平常打招呼問好都有些困難的同事，姿態也變得柔軟客氣起來，甚至為對方盛裝熱湯吃食，我很清楚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風景，即使眾人牽起手對海洋或山谷吶喊不見不散，隨著太陽升起、假期結束，這些聲響如同無法播放的黑膠唱片再也聽不見旋律，也像一齣散場的新浪潮電影，細節與結局的真相藏在難以被記起的回憶岩縫。

黑暗裡，敷著白色面膜的幾個女生向手機彼端的情人通話，我則專心清潔帳篷內部，為火堆補充木柴枯枝，事實上連蘋果都發現我的手機很少響起，她說我使用的是大嬖方案，在超市的折扣時段打開計算機，跟每日睡眠計時的鬧鐘功能。

我不置可否回應，在報表檔案以外，私生活仍脫離不了數字的運算，也是某種形態的始終如一。

固定的餐館、通勤路線、健身中心、休息時間，蘋果指著結婚多年的經理跟依偎在旁的妻子與家眷，示意我的作息和中年人毫無相異，再指向枕頭邊裝滿雙份黑輪和甜不辣碗公，叫我女子漢。

女子漢，一個融合陰性與陽性意識的詞彙，如飛翔穿梭於性別疆界的跳傘員，因測量失誤，最終迫降於尚未開發的荒原。

確實，我是公司內唯一扛起鋁梯去換燈泡的女性，和男性組長各自推著一台疊滿印刷品的貨推車也手腳麻利、毫不遲緩，至於電腦主機和抽屜縫隙偶爾竄出的蟑螂，拿出衛生紙單手一拍，跟其他人在網路購物商城拿出拍賣槌子下標項鍊洋裝般輕鬆且毫無負擔。

我只是不想活得那麼狡猾。

充滿雨水的季節裡，密集的報表檔案就像發霉的牆壁令人感到鬱悶喪氣，睏意像屢屢靠岸的海浪，規律拍打著疲憊的神經，在下一次呵欠來襲前，我伸出困惑又顫抖的食指，指向蘋果的社群頁面，詢問那些畫面為何總是跳出許多全新的演藝資訊、舞台劇節目，連歌手尚未發行的單曲也能順利收聽。她走到我的電腦前，「卡通漫畫俱樂部、美食團購、台北文昌宮點燈電子系統……」以俏皮的語調刻意字正腔圓地念出我常瀏覽的幾個粉絲團。

窗外突現的閃電與雷擊使蘋果反射性將身體靠近座位內側，空氣中充滿著一種水果般新鮮甜膩的香氣，我意識到這是自她臉頰或耳朵部位所飄散出的氣息。

在香氣瀰漫的幾秒鐘裡，我隱約感到自己似乎並不介意被洩漏私人嗜好，而她提醒我不要小看虛擬的網路世界，在雲端光纖以外，系統其實不停地記錄使用者的習慣。

就像蒐集暗戀對象的個人檔案，她說。

那刻我恍然大悟，這是一個種瓜得瓜的程式系統，它已自動過濾個人毫無興趣的菜單，提供自己喜愛的佳肴；蘋果回到隔壁座位整理起她的長髮，不禁慶幸她沒再將滑鼠游標向下滑移，虛線以下的四個大字「月老銀行」，差點就從縫隙中流竄出來。

我並不是那種需要倚靠神明指示人生去向的類型，對於月老銀行也始終把它當做凡爾賽玫瑰之類的動畫，誰教他們總是以漫畫般的夢幻造型做為訪客首頁呢。雖然這個組織在街頭發放宣傳單，上面印有實體公司地址，媒體也不乏討論介紹，理應未與斂財詐騙勾結，但我始終以為在月老的笑臉後頭，肯定隱藏著謎樣的社交陷阱，那只是張虛假的面具，掛著月老、邱比特、維納斯……等等的暱稱，在虛擬的姻緣銀行裡，他們化身理財專員為曠男怨女服務，如同販售投資基金，將手邊的案件標的暗暗推向一知半解的顧客面前，而女神跟俊男尚未降臨，顧客的帳戶已被提領一空，留下無法兌現的愛情合約。

學生時期的交往對象，婚前在社群上傳的貓狗、美食、戀人的照片像被清潔隊或搬家公司一掃而空，換成懷抱嬰兒和對方家長切蛋糕的全家福，影像一旁則標明簡短的文字描述：「可喜可賀」，網頁下方有將近百人給予關注和讚的鼓勵，我則回應：「看來你們適合跟公婆一起住。」自此，我們就鮮少聯繫了。

業務組鑽研起女人最理想的結婚年齡，究竟該落在哪個歲數區間，她們搬出美國調查、英國研究、澳洲分析……最終還是回到台灣輿論的原點，而我一邊按著遙控器看午間新聞，聽她們幾句不離買房、婆媳、懷胎三大話題，預備拿出抱枕，從這群近似雞鳴的鳴叫裡逃開，午休顯然是結束辦公室話題最好的方法，電燈熄滅，雙眼閉上，她們也安分地回到各自的小方格內老老實實待著，即便在關燈之後的寧靜裡，偶爾會傳來一陣密集的悶笑聲，我倒也不那麼在意。我總是將臉深深埋在印有卡通圖案的柔軟抱枕裡，那些聒噪的言語聽來便顯得模糊又遙遠，有時就像小丸子的心事一樣，幼稚與不可取。

公司的地下室，光線非常幽暗，無人使用的蒸飯箱是被遺棄的寵物，孤單地蜷縮在樓梯轉角，從日到夜默默感受香菸的煙霧氣息與伴隨菸事散開的八卦流言，有回我從櫥櫃搜索著拖把和水桶，準備替打翻咖啡的蘋果清潔善後。幾個男同事聳起雙肩，圍繞成群地發出笑聲，我聽見幾個年輕女員工的名字，他們似乎以通訊錄名單玩起「瘋狂二選一」的遊戲。

一陣渴意自乾燥的喉嚨深處傳開，我拿起拖把，逃難似地搭乘電梯往上層移動。地下室是充滿祕密的洞穴，在布滿灰塵的牆面，能挖掘出人的心思和心眼，平常隱蔽的悲哀或快樂，以及個人取向，也在嬉鬧中過分輕易地流瀉出來。

跨年夜裡我獨自搭乘捷運去看煙火，列車上的隔壁座位持續到終點站都空蕩蕩的，情侶們寧可拉著手或搭肩靠攏，也不選擇坐在陌生人的旁邊。

廣場前擠滿販售消夜的攤販和席地而坐的市民，幾組家庭的嬉鬧聲跟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那些夾雜挨罵與歡笑的聲音，使我想起童年時期母親強迫自己吃下苦瓜、青椒等號稱健康的蔬菜；她從不給予心理建設的時間，命令表情痛苦的我趕緊將食物吞下，我只好想像它們滑過食道時轉換成別的味道與形狀，此後，也一直努力嘗試，去切斷名稱和恐懼感之間所有的可能連結。

關於切斷的故事，聽說在危急狀況下，蜥蜴或蚯蚓可憑藉切斷尾端來延續生命，牠們割捨身體某一部分的重要特徵，以生物的演化邏輯來說，似乎十分合情合理。是夜的夢境裡，母親化身斷尾蜥蜴從家屋逃出，我在黑夜裡撿拾起被遺棄原地的尾端，而那尾巴卻違反生長秩序和生物原理，遂自變長變大，映現出一張父親愁苦的臉。我掀開棉被自汗水裡甦醒，卻從鏡子內窺見自己哀戚的表情。事實上，母親留下的並非可怖的獸類尾巴，而是衣櫃內許多款式淑女的裙裝，那些我從不曾穿上身的裝扮，源自對她日日年年的思念。

再度光顧紅樓餐館，是和會計小姐、資訊人員一起，店內已不見飯麵滷味等中式菜點，強盜般外形的老闆隨店家招牌消失去向，同店址重新裝潢成便便體驗館，並非販售人類或貓狗等實體糞便，而是將焗烤、燴飯、義大利麵等餐食裝載在馬桶造形的容器內。我們坐在吧檯旁的位置，隨意點了份海鮮焗飯，上餐時才發現服務生穿著純白色的蓬裙，是個看上去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少女，她的雙頰也是粉紅色的，但那抹暈紅顯然是腮紅下手過重的結果，和蘋果截然不同。

離開吃大便餐館，不，便便體驗館時，會計小姐不停在我面前描述資訊人員的戀愛經驗，讚美他的單純與老實可靠，並以勸告夾帶些許威脅的口氣叫我不會活得那麼神祕，逞強的性格無法獲得任何好處，偶爾和大家打成一片不是也挺好的嗎。其實我對他並不是那麼反感，如果他能不把從鼻孔抽出來的手指直接塞入耳朵縫隙的

話，至少可以介紹給我的表妹或者新來的另一位女同事。他們還可以一邊體驗大便餐點一邊約會。

這些話終究沒說出口，被逆流的胃酸吞噬，再度下滑回到體內的某個角落。

不久的以後，蘋果也離職了。

過年後，我前往烘爐地拜拜，向神明求發財金，在抽籤詩的籤筒旁發現她，問我租屋處的詳細地址，要寄婚禮邀請卡來。

雙人座位即使相交相連，也無法網綁彼此的命運，終究是不交心的緣分。彷彿小學時期被隔壁同學以鉛筆畫下分隔線，你一邊，我一邊。

桌前的報表檔案仍如山丘般連綿不絕，在業務人員的喧譁聲裡，我打開月老銀行的社群網站，試圖搜尋像蘋果一樣散發粉紅色光芒的物件。她的打卡出勤表、員工餐廳剩餘的兌換卷、相約去過的咖啡店名片，都安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裡層，如墳墓之中永不甦醒的睡眠，一個深深的黯淡的夢。

出差回國的經理帶來日本蛋糕卷，大家一窩蜂湧向門口迎接熱騰騰的手信，而我還留在座位，坐著搖晃的椅子，進行著不知終點與去向的旅程。